



隐蔽的父亲

□李晓

去年春天,山西忻州代县上高陵村77岁的农民张树清,从他那被槐树拥抱的农家小院启程,携着一颗老灵魂,飞向了生前追问不休的宇宙。

眉眼开阔、憨厚面相的张树清,这个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求生活的农民,在他去世后,因为一个无意闯入小院的摄影师,把他的故事发布到“小红书”上,让张树清成为了一个“网络红人”,网络平台上还为他建起了一个数字博物馆。

打开张树清的百度词条,可以看到这个种地农民的事迹,他在家院子院的墙壁、猪圈、厕所、房梁、地基、电线插头上,写满了他碎碎念的满腹心事,还有他仰望太空对宇宙到底有多大发出的天问。

这个农民知识分子,种地之余,还有着盘旋在心中的思考。院子四周密密麻麻的文字,或楷、或行、或草,有的用粉笔画、有的用铅笔写、有的用钢笔写,但更多的是用毛笔写。木头、砖块、水泥、门窗、布袋、铁皮,都成了他的“日记本”。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点滴,他郁积的心事,他苦苦的思考,甚至还有对宇宙的好奇。那年,房屋建成后,张树清这样写:“希后代每年清明扫房垆,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烟火,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随后又心有不甘:“77岁,我想修墙,加高二尺及泥后墙面,用砖1600块。”

“宇宙到底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摄氏度,中心温度1500万摄氏度……坐飞机到太阳飞20年才能到……有星星2000亿颗。”这些写在墙上的字,是他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让他在这个小院子里有了头顶一片星空的浩瀚。

乡邻们看到张树清写在院子里的字,不屑一顾也不足为奇,他们认为,就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吧,写这些又有啥用呢。

张树清的一生,写满了故事与遗憾。年轻时,他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命运却不带任何商量地把一片土地交给他去耕耘,同时侍奉双亲,种地养羊、含辛茹苦养育了两个儿子,后来他们各奔东西,一个去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定居,一个去了北京打工,至今未婚。两个儿子回家很少,平时也交流不多,有时拿起电话想给儿子打过去,却担心打扰又抖抖手放下了,父子之间的疏离隔膜,让张树清的心时常迷茫空洞。张树清的晚年生活也充满了劳碌的沉重。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和糖尿病,需要一直服药。这个安静的农家小院,成了老两口相依为命的港湾。

2018年,张树清因心脏问题住院,安装了第二个心脏支架,他在墙上写下遗嘱,叮嘱儿子,自己一旦先母亲而去,一定要照顾好母亲,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寿棺。

张树清去世后,两个儿子回家认真读了父亲生前的这些特殊文字,才撕心裂肺地痛哭,深深内疚没有多多陪伴父亲,更追悔莫及的是,血脉相亲的父子之间,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走进过父亲孤独又嗷嗷待哺的心房。

张树清的故事在网络上发酵,让这个山西老农民,因为墙上的朴拙文字,在最潮流的互联网上引领了潮流:抢救家史。

和那些在网络上重新打量自己的父母与祖辈的人一样,我也感到自己的“张树清”在心里落地生根。

父亲那年远行以后,我有天打开樟木老箱子,里面有几本发黄、起皱的笔记本,上面规规矩矩的蝇头小楷字体,是父亲中规中矩的记录,年代感的生活扑面而来:“要过年了,准备几张布票,给父母和孩子们扯上布匹,请村里半裁缝到家里来缝制”“大舅70岁生日快到了,准备送礼金20元、米豆腐一篮,大儿与他妈去,上次表叔过生,小儿去了,这次轮换

去吃点好的”“清明节,给这些去世的老辈子送冥钱去……”“6间大瓦房正式建成,共花销积攒的工资736元”。在一本笔记本上,父亲清清楚楚记录着亲人与亲戚们的农历、公历生日时间,同时用一张手绘表格,仔仔细细捋清了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叔、伯、舅、婶、姑、姨、侄、甥……亲戚之间的称谓全攻略,被重视礼仪的父亲一网打尽。

在另外一本笔记本上,19岁的大哥患病去世以后,父亲用文字吐露他的心迹:“大娃,我对你的期望最大,你就这样去了,让我和你妈的余生,怎么活下去呀……”读到这里,我哭了。浮想起大哥走了以后,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有时走路也开始吃力了,老靠在树上闭着眼喘息。

这些被隐蔽的、忽视的父亲的生活,在父亲与我阴阳相隔后的尘世,被我重拾一小段,被我看见一部分,我似乎才更深地理解了父亲,悲悯着他那没有轻巧度过的一生。那些没有被文字、影像记录过的生活,那些从来没有被丈量过的生活,那些从来没有走进过的滚烫内心,在岁月里被毛茸茸的青苔所覆盖,被记忆的屏幕抹平,被时间的河流冲刷,成为永远无法见天日的生命河床。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首独特的生命“史诗”。但个人漂泊的命运旅途,大多只有自己在场,无法见证的命运场景,汇成宏大历史的洪流无声无息地远去。

如果有一天,出走归来,回到那写满命运故事的老父亲的“小房子”,忍不住感叹人生的神奇相逢。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挑挑肥肠

□吴洛加

要是听见你说每根肥肠都刮干净了肠油,肯定会拍桌子骂“简直是糟蹋圣贤”。

大汉并不姓毛,因为长了一副张飞脸而得名,在街道搬运队拉板车中扛。家中三个儿女,都是吃饭长个的年龄,见了好吃的马上变成快乐的小兽。一天,毛大汉从肉店回家,手上提了一笼猪大肠,隔壁正在绣花的周么妹惊呼:“哎呀,好肥哟!”

毛大汉并不理会,端个木盆到天井水龙头下,提起一头套住水嘴攥紧,须臾间便灌满水,猪大肠膨胀得恍若现在娃儿们玩的长条气球。反复几次冲尽秽物,加盐、白醋几番揉洗。最后里外翻转,并不用刀刮油,只是捺掉杂滓。拍着那肥嘟嘟的一堆朗声道:“肥肠不肥还有啥子吃事嘛!”既像自言自语,也像昭告整座院子。

毛大汉家的肥肠,很少有卤、蒸、炒的做法,每每都是炖和烧,这样可以加入大量的菜头、土豆或萝卜。对外宣称为的是解油腻,但全院人都明白,毛大汉的真实目的是让端上桌的肥肠分量显得更旺实。

肥肠在重庆,如臭豆腐之于湖南,不喜者闻之色变,爱好者甘之若饴。但毛大汉和很多重庆人没有想到,十几年前,一根肥肠被重庆一位厨坛大神玩到了天花板级别。我去过那家金字招牌上赫然标有“肥肠”二字的大酒楼,仿佛进了肥肠美食大观园,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用其极,让人怀疑盘中物还是不是肥肠!后来不知啥原因,这家以殿堂级肥肠名扬全国的餐企倒了大旗,给世界留下一声叹息。

肥肠界似乎归于短暂的平静,直到挑挑肥肠的异军突起。其实那桶中装的红烧肥肠,在重庆即便最不起眼的馆子也从早卖到晚,重庆人家会烧此菜的大爷大妈一抓一把。它之所以风行山城,很大程度上在于经营方式的革新,由店堂走向街头巷尾。你想吃了,见窗外飘过那担子的身影,只需唤一声“肥肠”,于是红亮亮、油汪汪、热腾腾的肥肠就能端上手。七八十年前,重庆担担面开了游摊先河,如今挑挑肥肠承袭衣钵,随担游走的芳香和长腔短调的吆喝让老街小巷不再寂寞。

老王原籍四川广安,三十年前带着一根扁担两条绳索闯重庆,靠帮人背菜扛米养大了一对“龙凤胎”。随着城市道路越来越平坦,抬脚就能踏上电梯和自动扶梯,走近花甲门槛的老王找活儿也难了,便转换身份加入为餐企挑售产品的大军。儿女劝他回广安养老,老王连声答应,可第二天一早又挑着担子钻进了十八梯和山城巷。他说自己劳动惯了,每天不流汗,周身都不舒服,享不来清福。又说重庆从来没把他们当外人,他对这座城市有感情,身体也还可以,只要手勤腿快嘴儿甜,哪里都能吃上饱饭。是啊,我们应该感谢千千万万像老王一样的普通劳动者,正是他们用肩头和脊梁扛着这座城市一步步走向辉煌。(作者系重庆散文学协会会员)



朋友啊,向往 在春天里的重逢(外二首)

□屿夫

举杯吧,举筷吧,亲爱的朋友
一起感谢岁月,大家在春天里相聚

说一声请,吃一口菜,啜一口酒
然后可放声歌唱
你进入唐诗的季节,他进入宋词的风景
我这个人啊
却选择到树下,眺望江对岸的峰岭

将手中美酒与心底深情洒尽
敬山,敬水,敬田园和天地间的万物
一定要严肃地对待粮食
艺术地对待餐饮
必须呀,真诚地对待友谊

举筷吧,举杯吧,快乐的朋友
假如感情深挚,便向往春天里重逢

一个友人在 雅鲁藏布江畔的夜空下

天上的星光,地上的灯光
默契的映照宁静
马儿,牦牛和藏香猪,都回了家
犬守在宅门旁
喜欢到处晃悠的猫
也归窝,该又梦游四方

恋恋的人,仰望着夜空的风景
倾听峡谷的涛声
似乎进入无尘之境
幻想着,摘北岸的桃枝编织花环
缀星斗其间
献给俯身耕耘的过往

完成一场,对自己心灵的探索
凝霜的路途,仍步履坦荡
今晚新花结蕾
明天,绽放于金色的朝霞下

清晨,在河谷地做一个深呼吸吧

清晨的河谷地,空气含着淡淡的甜香
出门去,第一个动作
做深呼吸,右手碰到门扉
暴露了急切的心情
浓厚的云缭绕雪山之巅
若乳白的牛奶汁,自天穹的源头流淌而至

仿佛就快要接近身旁
将她温柔拥抱,传说的羞女峰果然是
堪称难得的羞涩
久久,不愿把面纱掀起
而追求的人
却甘愿舍出自己珍贵的光阴

听桃花在岚雾中,欢喜的竞相开放
云下还有,江水的澎湃,我心跳的激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